

第一章 城市区域旅游崛起的理论基础

“城市区域”(City Region)作为描述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空间组织形式的概念已经存在了近百年^①,反映了伴随城市化进程,在全球竞争背景下,城市在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和城市之间多种密切的相互关联。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聚落发展的高级阶段。关于城市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有一个经典表述:“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人类的城市化面临的资源与环境挑战越来越严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既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艰巨挑战,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必然要求^②。我国近几十年快速城市化,城市既已形成的向心集中、环形放射的空间结构不断加剧城市发展的单中心聚焦,并造成城市“摊大饼”式的无序蔓延等引发严峻的大都市问题,大范围的雾霾、严重的交通堵塞、时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都意味着环境容量极限已显现。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实践都证明,大都市扩张已是世界性难题。如何调整思路应对城市化问题已经引起各方关注^③。

① 吴超:《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② 刘士林、刘新静:《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③ 潘圳:《大都市扩张已是世界性难题》,《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8日。

1.1 城市区域旅游产生与发展

城市是人口汇聚的结果,也是资源、技术、文化等的集中,城市化率的提高更是经济发展的直接表现。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城市间的权力分配不再是等级化的而更多的是网络化的。城市作为全球资源流动的通道而存在,其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和其他节点之间的关联程度,其连通性的强弱程度决定了不同城市的地位与职能^①。虽然城市化在空间上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但在新的全球秩序下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依附城市化中逃脱^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城市化模式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城市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空间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都市区、都市圈、城市连绵带、城市群以及全球超级城市(super city)、巨型城市(saga city)、城市聚集区(city agglomeration)、大城市地区(the great metropolises)和大都市带(megalopolis)等成为研究关注的热点和推动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组织形式。

1.1.1 城市区域(City Region)

“城市区域(City Region)”指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图 1-1)^③的背景下,中心城市与其腹地区域紧密合作以应对全球变迁的挑战,从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空间现象^④,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也是理解当代城市化进程形态的空间载体。它以城市体系为骨架和依托,与具有经济关联和经济辐射的地理相互邻近的腹地城镇共同构成在产业发

① Beaverstock J.G., Smith R.G., Taylor P.J., et al.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ome measurement methodologies, *Applied Geography*, 2000, 20(1):43—63.

② 顾朝林:《巨型城市区域研究的沿革和新进展》,《城市问题》2009 年第 8 期:第 2—10 页。

③ 王伟:《中国三大城市群空间结构及其集合能效研究》,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④ 庞玉萍:《城市—区域的概念演进与形成机制研究进展》,《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 年第 3 期:第 18—21 页。

展、空间协调等方面具有内在紧密联系、互相协作的空间网络地域,即城市与其所在区域组成一个复杂的城市区域系统,具有空间和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和社会关系复杂、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多样等特点,正在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节点单元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空间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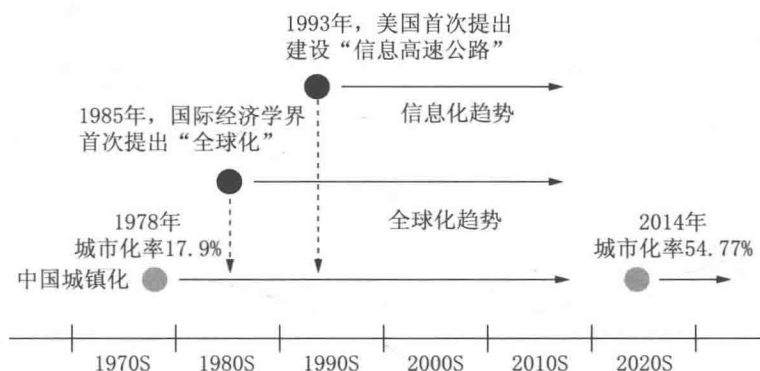


图 1-1 全球化、信息化交织下的中国城镇化进程

资料来源:王伟,2008。有修改。

“城市区域”形成背景是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伴随城镇快速扩展形成的城市密集分布的区域现象,体现为城市空间重组,其本质是城市区域联系的加强,即城市区域经济及空间一体化,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区域是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美国地理学家吉尔伯特(Gilbert, 1988)对“城市区域”概念作了诠释:第一,“城市区域”是城市空间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对抗现代性全球化的“地方”反应。第二,“城市区域”是文化认同的焦点,通过地方的象征性建构产生的一种归属感或地方感。象征性建构具体指向体现区域文化特征的象征性景观,意味着主体通过文化性的表象,在心理层面建构城市区域的轮廓,从而将主客体统一在文化性的建构之中。第三,“城市区域”是社会相互作用的媒介,城市区划表达的是时空中背景集合的概念,可以纠正“宏观”和“微观”传统尺度划分,城市区域的社会特征决定它不应具有明确的边界界定^①。

^① 约翰斯顿·R.J.主编,柴彦威、蔡运龙、顾朝林等译:《人文地理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表 1-1

城市区域相关概念的界定

概 念	主要特征	典型区域
城镇密集区 (Town & city concentrated area)	大量基本处于同等重要位置的城与镇在一定区域范围形成集聚,乡镇企业发达,乡镇特色明显,并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1980 年代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城市群 (Urban agglomeration)	狭义上的城市群指临近区域范围内存在若干起主导作用的城市,且城市之间相对松散,融合程度比较低。	成渝、中原、长株潭、皖江、关中一天水、北部湾等城市群
都市区(圈) (Metropolitan area)	围绕一个中心城市、周边有若干级别较低的附属城市,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工作和生活圈。	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广佛、深莞惠等。
都市连绵区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area)	有若干核心城市,通过城际铁路或城际轨道交通将围绕核心城市形成的若干都市圈连接起来,从大都市区(Megalopolis)而形成 1—2 小时经济圈。	美国的东北海岸、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正在形成中。

资料来源:尹来盛、冯邦彦,2012。有修改。

虽然“城市区域”相关概念的规模尺度和内涵意义各有不同,但从广义范围来看,国内外对“城市区域”的研究,在空间上包括城市密集分布区、城市群(体)或城市连绵区、城市带、(大)都市区等不同层次。“城市区域”概念与“都市区”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就地理范围而言,“城市区域”比单核心的“都市区”要大,与“大都市区”的概念表述较为接近;就功能联系上,“城市区域”更强调对区域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动态判断,是一个在经济、人口、社会、文化和整体结构上具有合理层级体系,可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补、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的城市区域旅游共同体,形成空间经济合力和内聚力,而不是单独某个城市“单子化的膨胀和扩张”。

相关研究表明,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①,当今世界 40 个主要城市区域(城市群)的经济产出总和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66%。世界城市化进程的特征与趋势体现在人口向沿海区域集聚、沿海的

①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城市群蓝皮书中国城市群发展指数报告 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城市向大都市区集聚、主要的“城市区域”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全球城市区域”三个方面。在“行政区经济”现象显著的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始于改革开放,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落后了近百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城市群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目前,在我国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地区崛起的以“上海—南京—杭州”为核心的长三角、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等城市群(经济区)数量已在30个左右(规划和建设)。

未来数十年,城市化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空间演化特征,而城市的区域化(或大都市区化)是主要的发展方向,并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主要单元和战略平台^①。由于现有对我国城市区域空间的研究多以先验性地预设概念、静态描述性的个案研究为主,较少从纵向演化或横向比较角度切入的研究。另外,对动态的事物采取了静态的研究方法,或将个案特征简单推及其他,以及对舶来概念翻译的多样和使用的错配等,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困惑,以至于难以在同一话语体系下展开对话^②。因此,厘清“城市区域”概念及系统梳理其演进过程、形成机制与研究焦点,甄别城市之间合纵连横的“竞(争)—合(作)”关系发展,借鉴及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等,将有助于更好地促进我国城市区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1.1.2 城市区域旅游(City Region Tourism)

按照国际经验,城市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城市化率超过50%时,城市发展便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进入持续快速城镇化加速期,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4年的54.77%,平均每年约提高1个百分点。然而,过快的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也引发了急功近利、大拆大建、空间趋同、生态恶化等一系列城市与社会问题,特

① 冯邦彦、尹来盛:《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4期:第144—149页。

② 尹来盛、冯邦彦:《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经济地理》2012年第1期:第63—70页。

别是城市趋同化,包括城市规模扩张趋同化、城市功能趋同化,城市产品、服务、形象无差别化等,以及过于注重大城市而引发“大城市病”、中小城市“产业空心化”、“居民外迁”等问题最终会导致城市发展的失衡。

鉴于城市是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旅游业不仅能为一个城市带来大量外汇收入,还具有很强的带动效应。作为综合性服务业,旅游产业链条长、关联面广、涉及行业多,旅游就业乘数效应较大等(世界旅游组织的相关研究表明,旅游业每增加 1 个直接就业岗位,社会就能增加 5—7 个就业机会),发展旅游亦有助于提高城市宜居性和完善城市功能等。因此,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都提出建设旅游城市的目标。旅游业已蔓延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美国旅游专家托马斯·戴维森指出,旅游不是产业,而是超然于产业分类之上,关系到国民教育、社会进步、生存价值的社会经济综合体系^①。

旅游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涉及经济的发展、民生的需求、文化的交流、环境的影响、道德的维护等一系列问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各个城市之间已然密不可分、互相牵制,高速城市化进程中聚焦“城市区域旅游”发展,包括旅游空间合理拓展、旅游产业均衡增长、旅游服务持续创新、旅游管理体制综合改革等,即在城市区域旅游空间研究中,加强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更广泛的人文视角来综合考量,通过持续追踪和关注,重点围绕剖析“城市区域旅游”发展问题产生的根源,诊断“城市区域旅游”发展深层矛盾,诠释“城市区域旅游”本质,探求“城市区域旅游”空间演替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发展互动平衡的规律与路径,再现“城市区域旅游”发展经验和实践引领示范价值等,可以使研究对象的范围和研究问题的深度得到不断地拓展。

一、城市旅游(Urban Tourism)

城市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客源地和集散地。城市旅游(Urban Tourism)指发生在城市的各种游憩活动及以城市为目的、以城市为旅游吸引物吸引游客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称,它以城市设施为依托,以其现代化、便捷性和独特的城市旅游休闲资源以及周到的服务对旅游者产生巨大

^① 马振涛、马宁:《理顺改革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旅游报》2013 年 12 月 9 日。

的吸引力,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是旅游发展的空间载体,旅游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要求城市发展具有全球视野,随着城市多元化功能得到不断拓展,城市之间的旅游竞争亦变得更为激烈。1990年,世界旅游组织就城市旅游开发提出了8条原则:区域整体性、生态性、可持续、公平、充分的信息与沟通、地方公众主导、规划分析优先、良好的规划监测。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吸引物被旅游者所感知,在向旅游者提供独特旅游体验的同时,城市凭借其强劲的综合实力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具备了旅游管理、接待、集散和辐射中心的功能,也使得城市成为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客源地的统一体。

城市旅游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旅游发展现象。国外城市旅游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1964年,美国学者 Charles Stansfield 在《美国旅游研究中的城乡不平衡》一文中首次提出“城市旅游”研究是旅游业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领域。20世纪70年代,城市旅游研究的重要性逐渐被学者们所认识。在早期城市旅游研究中,主要研究对象是整个城市,着眼于对国际城市旅游的现象描述方面。自1980年以后,研究对象开始细分为城市内具体事物。总体上来说,研究领域覆盖了旅游模型空间结构的建立、城市旅游者行为、旅游在城市发展中作用、基于旅游者的城市规划研究、城市文化旅游与节庆旅游、宾馆餐厅分布,以及城市旅游规划与管理、城市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城市旅游地的市场营销、城市旅游形象、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研究等,已形成宽领域的研究格局。

二、区域旅游(Regional Tourism)

最早研究“区域(region/area/district)”的学科是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地理学。地理学家把“区域”看作地球表壳的地域单元,认为整个地球是由无数区域组成的。此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都给出了关于“区域”的不同释义,对“区域”的内在特质和基本属性有过诸多经典的论述。例如,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理论中,明确“区域”是“具有某种共同的能够被识别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从外部可以确认,从内部也能看到并可以用来作为参照。”^①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认为“区域”是一

①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芳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个意蕴丰富而外延宽泛的概念,是依据不同的划分原则,对地理空间进行的分类与区划结果,可以从四个角度理解^①:一是以性质为标准,区域有自然地理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和行政区域等不同分类;二是从基本属性来看,系统性或整体性是每一种类型区域的共同特质;三是区域概念的相对性,可以依据不同的参照标准作层次划分,如跨越国界的“欧盟”、国家内部跨行政区划的“长三角”等;四是区域概念的动态演化性,如“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等更迭演变。

旅游活动往往是跨越行政区域发生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的研究需要在大空间尺度上建立模型实现突破^②。从旅游学科的角度看,“区域”是在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参考旅游资源的不可移动性、旅游经济的关联性、旅游文化的相通性等因素的综合性概念。旅游区域,既可以与行政区划相吻合,如“上海都市旅游”;也可以指某个大体量的旅游资源及其外围所占空间,如“环太湖旅游带”;还可以与经济区划相吻合,如“长三角旅游圈”等等。因此,“区域旅游”(Regional Tourism)通常指突破城市行政区划界线,因资源、行政、经济、文化等综合因素所形成的旅游区域。

城市旅游区域化是城市化推进的一种空间过程,是城市化区域扩散的有效方式。城市旅游区域化使得区域旅游发展由“点”(单一城市)的推动转向“群”(群体城市)的推动,旅游产业在区域内大规模集聚,促进区域旅游的整体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城市群快速发展及提升区域旅游综合竞争力。从城市化发展规律来看,大城市旅游带与都市旅游圈均为城市旅游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都是以中心旅游城市为核心及与它有密切关系的周边地区所组成,是城市旅游职能向外扩散的结果。但大城市旅游带一般比都市旅游圈的范围要大得多,一个大城市旅游带可以包括多个都市旅游圈,不仅强调区域内旅游城市间的密切联系,更多地注重地域上的空间形态。

① 陈瑞莲等:《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 页。

② 薛莹、吕拉昌、滕丽:《全球城市区域下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研究:述评与展望》,《世界地理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17—23 页。

三、“城市区域旅游”界定

“城市区域旅游”(City Region Tourism)在本研究中指的是一种大尺度空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理邻近”、“功能性互动”且区域范围内存在明显一体化发展趋势等)的旅游集聚,是城市旅游生长和蔓延的结果。在全球各个不同规模的“城市区域”高速发展下,空间邻近的城市之间形成紧密的旅游联系与空间依赖,即“城市区域旅游”是旅游活动在“城市区域”空间上的集聚,是突破城市边界而形成的空间集中,旅游活动的载体是“城市区域”,且各城市之间的旅游互动获得了良好的集聚效应。基于旅游在推动城市建设的机理与价值取向上,拥有明显的动力性、未来性,能够引导消费、形成集聚、改善环境、提高幸福值等,旅游已成为“城市区域”综合发展的新型动力。如何发挥各城市的比较优势,深度参与区域旅游合作并承担相应的层级职能?形成长期的、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制度和体制、机制等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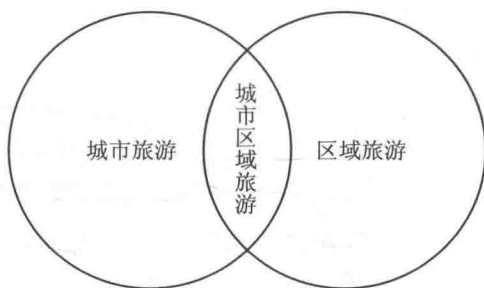


图 1-2 城市区域旅游发展研究范围

鉴于旅游业对稳定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民生水平、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城市区域旅游”发展目标是在“城市区域”内形成良好的旅游分工体系和层级关系,形成更强的空间依赖呈现出大尺度的集聚现象,即一种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功能协调的“城市区域旅游共同体”。在推进城市区域旅游发展的进程中,积极探索形成“有为政府”和“活力市场”相结合的产业动力机制,“城市旅游”与“区域旅游”相得益彰的融合发展机制,“开放性”与“差异性”互为补充的市场拓展机制,游客与市民“利益均沾”的共享发展机制等,能有效解决城市区域旅游发展进程中不断激化的对立和冲突,顺应旅游活动主体的理性行为,有效配置资源、设计政策制度安

排,将集聚经济的有效性发挥到更大,有利于缩小差距更加均衡的区域发展,并能优化旅游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进而增强区域旅游综合竞争力。

1.1.3 相关研究发展

一、城市区域概念演进

1898年,E.Howard在《明天: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一书中提出“城镇集群”的概念,主张对城市的规划应包括城市周边的地域^①。1910年,美国引入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的统计概念,以描述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紧密相联的关系^②。1915年,英国学者格迪斯(P.Geddes)在《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中提出“集合城市(Conurbation)”的概念^③。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n)基于对美国东北沿海城镇密集区的考察,将大都市区概念扩展到城镇群体层次,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概念^④。城市的扩展使其诸多功能跨越了城市的边界,众多的城市影响范围相互重叠产生了“城市区域”(City Region)^⑤。J.Friedmann等提出“Urban Field”概念,诠释中心城市的发展超越其边界而呈现出的多中心的城市化模式^⑥。

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化带来的明显改变是地域组织空间重构。城市区域(City Region)已成为组织经济活动的基本地理单元^⑦,表达空间形态上

① 埃比尼泽·霍华德著,金经元译:《明日的田园城市》,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 Simmonds R., Hack G., *Global Regions: Their Emerging Forms*, London: Spon Press, 2000.

③ Geddes P., *Cities i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he Study of Cities*[M].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15.

④ Gottmann J., *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 *Economic Geography*, 1957, 33(3):189—200.

⑤ Dickinson R., *The City Region in Western in Europe*[M]. London: 1967. pp.11—12.

⑥ Friedmann J., Miller J., *The Urban Fiel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5, 31(4):312—319.

⑦ Florida R., Tim Gulden, Charlotta Mellander, *The Rise of the Mega-Region*[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08, 1(3):459—476.

一定发展阶段的城市密集分布区,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伴随区域化发展产生的新的功能单元,成为国家和地方管治及政策实施的主要层级。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持续深入,逐利的资本在全球各地区间流动,“碎片化”的地方政府很难提供有效率的公共服务,单一城市已不能满足竞争日益激烈的需要,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纷纷整合区域资源优势,即中心城市与其腹地区域紧密合作,从而构成相互关联完整的生产体系或城市网络。例如,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出现,通过连接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经济而使以前的大都市城市形态发生重大转变:城市尺度逐渐覆盖更大的范围,城市体系变成了多中心的地理几何^①。21世纪初,从欧洲、北美到东亚地区的城市区域在全球快速发展,更加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城市区域已成为西方近几十年来城市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 Allen Scott 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将焦点转移到城市区域的范围,提出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s)概念。1999年, P.Hall 在东亚地区定义了巨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 MCR)^②之后,指出“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显示出21世纪城市化的真实性”^③。2006年, P.Hall 等发表《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认为“全球城市区域”是一种新的地域形式,区域内部通过新的劳动分工紧密相联,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多中心的地理结构,主要包括传统中心商务区、新商务区、边缘城市、专门化的郊区中心及二、三级城市等^④,并指出正

① Brenner N. 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J]. *Urban Studies*, 1999, 36(3):431—451.

② Hall P. Planning for the mega-city: a new eastern Asian urban form? In: Brothie J., Newton P., Hall P.(eds.), *East West Perspectives on 21st Century Urban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Eastern and Western Cit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M]. Aldershot: Ashgate, 1999. 3—36.

③ Hall P. World Cities, Mega-Cities and Global Mega-City-Regions(GaWC Annual Lecture, 2004)[EB/OL].(2012-10-19)[2012-12-10]. <http://www.lboro.ac.uk/gawc/rb/al6.html>.

④ Hall P., Pain K., *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 [M]. London: Earthscan, 2006.

在发生着从大都市带(Metropolis)向多中心都市带(Polyopolis)的发展趋势。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区域”的相关研究稍晚。宋家泰(1980)从区域角度研究城市,提出了“城市—区域”概念^①。周一星(1988)提出了与 Megalopolis 相对应的中国概念——“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MIR)。姚士谋(1992)从区域空间布局的角度分析,提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概念。孙一飞(1995)提出“城镇密集区”概念。顾朝林(1999)提出“城市集聚区”概念。张京祥(2000)提出“城镇群体”(Urban Group)概念。吴志强(2002)提出“全球级城市群”概念来描述与界定。罗震东(2006)提出未来多中心治理的大都市区发展模式。总体来看,城镇体系、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和大都市带都是在以交通为主的传统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外部形态表现为空间上的多中心、临近性、密集性、连绵状等特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中心城市及其下级城镇形成城镇体系,多个城镇体系共同组成城市群,多个城市群形成城镇密集区,而城镇密集区的进一步发展则形成大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②。

“城市区域”(City Region)概念是在“世界城市(World Cities)^③—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④—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⑤—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⑥”概念基础上理论创新而来^⑦,相关研究方兴未

① 宋家泰:《城市—区域与城市区域调查研究——城市发展的区域经济基础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80年第2期:第135—142页。

② 张天宝:《基于城市—区域视角的城市空间规划策略研究——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69—83.

④ 丝奇雅·沙森著,周振华等译:《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⑤ Taylor P.J. Specification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01(33):81—94.

⑥ Scott A.J., Agnew J., Soja E.W., et al., *Global City Regions: Trends, Theory and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⑦ 庞玉萍:《城市—区域的概念演进与形成机制研究进展》,《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年第3期:第18—21页。

艾,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城市区域不再只关注单个城市的功能和形态,而是转向关注中心城市和其腹地区域之间的联系^①,即各种各样的“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城市区域的出现也是上层政策制定者(中央)和下层(地方政府)在世界经济中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而有意识的决策结果^②。在城市区域内具有递增的规模收益(源于区域内经济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并能增强当地生产者的竞争优势(源于当地的制度氛围和溢出效应),是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新型的空间形式^③。尽管有学者认为概念是模糊的,没有清晰的界定,且由于缺乏学术上的规范,不同学者出于各自的研究角度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内涵更宽泛的“城市区域”概念的提出,可以更加透彻地解释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空间形态,有助于理解城市区域发展的多样性和动态性。

二、城市区域形成机制

A.Rodriguez-Pose 认为城市区域形成的原因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具体包括全球化驱动的权利下移;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引起各地区竞争的加剧;以往区域发展政策的失败及新区域主义的兴起^④。J.Harrison 认为城市区域是“经济流”和对地域的政治诉求两者妥协的结果^⑤。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城市区域”相继经历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发展阶段,并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空间扩展模式,城镇密集区→城市群→[都市区(圈)→]大都市区/都市连绵区^⑥。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及其引致的

① Davoudi S., Conceptions of the City-region: A Critical Review.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2008, 161(2):51—60.

② Vogel R.K., Savitch H.V., Xu Jiang, et al., Governing Global City Regions in China and the West[J]. *Progress in Planning*, 2010, 73(1):1—75.

③ Scott A.,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ity-region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1, 9(7):813—826.

④ Rodriguez-Pose A. The Rise of the “City-region” Concept and Its Development Policy Implication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8, 16(8):1025—1046.

⑤ Harrison J. Networks of Connectivity, Territorial Fragment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The New Politics of City-Regionalism. *Political Geography*, 2010, 29(1):17—27.

⑥ 尹来盛、冯邦彦:《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经济地理》2012年第1期:第63—70页。

政治和经济转型变化与空间重构是城市区域形成的重要驱动力,导致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一方面,商品、资本、信息、人力等通过全球化而加速流动,似乎不受地域的限制,呈现时空压缩趋势(去地域化,空间距离影响减弱);另一方面,地域组织和静止的空间设施(如机场、高速路)为“流动”提供可能性,显得非常重要,出现固定空间结构不断被创造与调整的趋势(再地域化,邻近城市之间区域化趋势明显,空间距离的影响也在加强)。

有学者并不认同全球化对城市区域空间的作用,认为城市区域的形成有着其自身的逻辑,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要素组合的产物,是一个内生的过程。A.E.G.Jonas 等认为城市区域是一个尺度建构的过程,是经济、文化、环境和政治工程等要素特殊组合的产物,而不是全球化必须的产物,每个城市区域有自身的逻辑^①。E.W.Soja 也不主张将城市区域视为外生的全球化的力量,更多地强调内生的进程,包括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分散化和集中化、区域城市化和区域结构调整。区域城市化进程嵌入地方环境和文化,区域背景因素如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本和空间资本以及竞争优势等在不同的城市区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②。

总体来看,早期的城市区域研究几乎都围绕西方发达国家或城市展开。对于城市区域的讨论,集中于城市区域内部及其腹地的商业、交通和资金流动^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很多国际化程度不高、有潜力、正在崛起的城市区域(emerging city region),基于比较的视角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城市区域的形成发展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以及是否存在不同的模式,即侧重于城市区域演变过程中的动态性和多样性的研究,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例如,Klaus Segbers 2007 年出版的《营建全球城市区域:约翰内斯堡、孟买、圣保罗和上海》(The Making of

① Jonas A.E.G., Ward K. Introduction to A Debate on City Regions: New Geographies of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7, 31(1):169—178.

② Soja E. W.:《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的治理危机》,任远、陈向明、DieterLapple:《全球城市—区域的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3 页。

③ Parr J.B., Perspectives on the city-region.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5): 555—566.

“合作网络”的形成和发展^①,地方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决策对城市空间的结构形态塑造起着重要作用。城市空间资源成为“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区域关系焦点的地方政府,在多元行为主体的博弈互动中,迅速成为影响区域协调与整合的重要因素,公共行政主体、公共利益主体和地方经济利益主体等三重身份的自相矛盾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矛盾和冲突最为集中的一极^②。

比较而言,国外研究注意平衡各类行动者(政府、企业、社区组织等)之间的职能和需求,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采取分散的、多元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多层次和多中心治理。在长期的城市区域治理实践过程中,欧美主要城市和地区大体上形成三种典型的城市区域治理模式^③(区域合并统一治理模式、分层复合治理模式、多边联合治理模式)。从我国现有的政策和制度框架体系看,“行政区经济”、“城市行政等级”等阻碍因素的存在,单纯依靠各城市自身解决城市周边地区的要素市场不匹配等问题显然缺乏可行性。关键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改革,理顺不同层级城市的资源配置关系,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因此,政府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建设上,打破行政割据,促进要素的一体化流动;同时,又要加强对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要素市场培育,为在城市区域尺度实现最大的外部性创造条件^④。由于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跨境、跨界事务的增多,我国城市与区域管治正朝着网络化“多中心—多层次”^⑤的区域治理格局转变。我国城市区域的治理机制总体上呈现出一条走向集中的跳跃式制度变迁路径^⑥。

① 陶希东:《跨省区域治理:中国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的新思路》,《地理科学》2005年第5期:第529—536页。

② 马学广、王爱民、闫小培:《从行政分权到跨域治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变革研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年第1期:第49—55页。

③ 曾媛媛、施雪华:《国外城市区域治理的理论、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学术界》2013年第6期:第210—220页。

④ 魏旭红、孙斌栋:《城市区域形成的集聚机制——基于集聚尺度的理论诠释》,《城市观察》2013年第4期:第81—92期。

⑤ 马学广:《城市区域增长的网络化治理》,《城市问题》2011年第8期:第72—76页。

⑥ 冯邦彦、尹来盛:《城市群区域治理结构的动态演变: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城市问题》2011年第7期:第11—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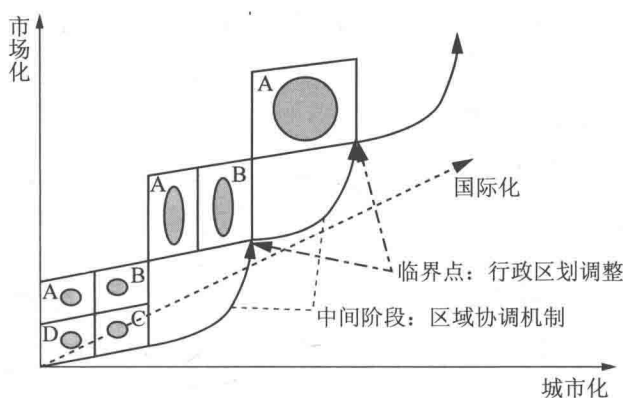


图 1-3 区域治理的跳跃式制度变迁路径

增长(包括经济、社会、空间等多个领域)导向下的城市区域治理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其研究成果理论探讨多,实证分析少;静态研究多,动态研究少;孤立研究多,关联性研究少;横切面研究多,纵贯性时序演变分析少。增长并不是万能的,从不断增长的城市区域广泛存在的剧烈矛盾和冲突来看,城市区域治理必须从行政、经济、法律和空间等几个方面加强引导和管理,协同行动、共享成果。另外,对于城市区域增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等“横跨性”事务,也要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机制。包括城市竞争的策略选择、区域协作的制度安排,以及协调发展中城市竞争层面的动力机制和区域协作层面的模式原理等。

城市区域本质上应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具有合作潜力的城市群,协作发展和优势互补是发展主题,“经济产出最大化、社会效益最优化、环境影响最小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持续不断探索的目标。在全球化图景中,城市区域研究因外延的宽泛,涉及空间地理及其规划、城市和区域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全球竞争的影响、城市区域竞争性的界定、对经济增长取向的偏好、政治地理的重构、治理框架的构建等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理论研究多于实证。又因对不同城市区域的经验性的研究并不支持它的所有论断,致使从该理论推演出来的政策导向还有待检验、修正和拓展。同时,各级政府也在通过城市区域的空间重构相互博弈,体现了政治与行政权力借由城市区域空间所进行的上下流通与平衡,特别是省级政府与

城市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①。单纯依靠市场调控机制下的城市竞争和一味强调国家调控机制下的区域均衡,都将面临极大的困难,基于竞争与协作,市场机制和多元机制的整体协调发展及其调控(图 1-4)才是城市区域发展的必然之选^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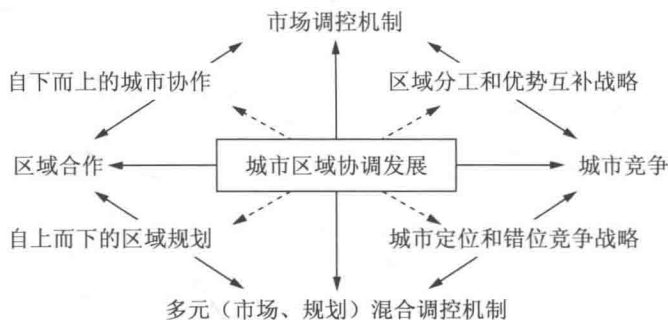


图 1-4 城市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形势

四、多中心城市区域

自彼得·霍尔(Peter Hall)发表《世界城市(第三版)》^③以来,多中心(Polycentric City)在城市空间发展上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区域逐渐呈现出多中心发展的形态——“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成为空间研究的热点,特别是“欧洲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管理”项目组对欧洲八个巨型城市区域多中心性质的研究成果^④引入,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多学科都对多中心城市区域进行了研究,不仅在研究范围上不断拓展,更在内容上不断深化,研究重点集中在多中心城市区域内涵和定义、多中心城市区域测度方法、多中心

① Jiang Xu and Anthony G. O. Yeh, “Planning Mega-city Regions in China: Rationales and Policies”, In R.K. Vogel et al., *Progress in Planning*, Vol.73, No.1, 2010, pp.17—22.

② 吴超:《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③ Hall P., *The World Cities*[M]. 3rd edn. London: Macmillan, 1984.

④ 彼得·霍尔、凯西·佩恩著,罗震东等译:《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